

刘蔚

网上流传着1986年帕瓦罗蒂首次访华的视频集锦。视频中,歌王帕瓦罗蒂骑着自行车兴高采烈地骑行在天安门广场;在中央音乐学院附小或者是少年宫,他亲热地拍了拍刚为他演奏完喇叭的小男孩的头;镜头又一转,他穿上全套京剧花脸戏装,据说当时给他做花脸的化妆用了好几个小时,让他疲惫不堪,又兴致勃勃。这些珍贵的影像镜头勾起了我的回忆。

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走过去的古典乐迷,可能对以下几位音乐大师都有着深刻而难忘的记忆,因为他们基本上是改革开放初期最早访华的一批世界级音乐家,如指挥家卡拉扬、小泽征尔,小提琴家梅纽因、斯特恩,还有一位就是有“高音C之王”美誉的歌唱家帕瓦罗蒂。著名男低音田浩江在《角斗场的〈图兰朵〉》一书中说自己与帕瓦罗蒂的初次结缘充满了“宗教仪式感”,那是他出国前,几个人聚在中央乐团的同事家,“朋友拿出一个塑料大圆盘的磁带,按在一尺见方体型厚重的国产录音机上,拉出小半寸宽的棕色磁带,卷到右侧的大空转盘上,庄严地按下播音键,轻轻说了声:‘帕瓦罗蒂。’”

我最早也是在八十年代初,从电台播放的古典音乐节目中认识了帕瓦罗蒂。听着他演唱的那波里歌曲,我简直惊呆了,世界上原来还有这样好听的声音,华丽通透,明亮悦耳,又带着几丝淡淡的忧伤。他的歌声仿佛就是从天堂中传来的。从此,我特别留意当时的《每周广播电视报》,只要上面预告有帕瓦罗蒂演唱的那波里歌曲,必定按时收听。同事新婚,买了一台四喇叭的三洋牌录音机,我便请他从电台里录下了帕瓦罗蒂的那波里歌曲专辑;然后,认认真真记下了这些歌曲的名字:《我的太阳》《重归苏莲托》《窗》《玛莱卡莱》《富尼吉利》,富尼吉拉》《玛丽呀,玛丽》等。这盒那波里歌曲磁带陪伴了我好多年。

八十年代第一次去北京出差,住在海运仓的中国青年出版社招待所,那是一个四合院,门口有两棵粗壮的玉兰树,枝繁叶茂,绿荫葱葱。我和同事的房间坐北朝南,右侧两间是出版社的资料室,左侧的一间是《青年文摘》编辑部。编辑部的主人一定是音乐爱好者,时常从里面翻来磁带播放的名曲旋律,如《乘着歌声的翅膀》《爱情的故事》等。某晚我正在看书,那屋又传来美妙的音乐声,音量不大,但透过静谧的深夜显得格外清晰,“还有个太阳,比这更美……”是帕瓦罗蒂演唱的《我的太阳》,歌声辉煌优美而略含忧郁,又激情四射,犹如旭日东升,又似鲜花怒放,顿时在我的心中荡起涟漪……

然而,九十年代中期,随着经济腾飞,国力提升,我们有能力不断请来世界名家名团访华演出,欣赏口味变刁了,获取古典音乐音像资料的渠道也变多了,我发现自己对帕瓦罗蒂的印象反而变差了。他后来几次访沪,我都无动于衷,因为从那些年动辄举办的三大歌王演唱会的音像资料上,我感觉帕瓦罗蒂的声带退化,音色不如前,而且过多的商业演出似乎伤害了他的艺术趣味,歌唱变得有些油滑。那样的音乐会不听也罢。

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,岂能苛求事事合人心。最近读田浩江的《角斗场的〈图兰朵〉》,里面写到他进入大都会歌剧院后与帕瓦罗蒂的共事经历,以及与他交往,我又心有所动。1993年年底,田浩江在大都会第一次与帕瓦罗蒂同台演出,剧目是威尔第的《伦巴第人》。幕间休息时,他追上走向化妆间的帕瓦罗蒂,用结结巴巴的英语作了自我介绍,然后表达了对歌王的仰慕。帕瓦罗蒂反应冷淡。但是,当全剧演完谢幕后,轮到田浩江出场,帕瓦罗蒂一把攥住他的右手,将他拉出大幕,面对几千听众,帕瓦罗蒂不停地指着田浩江,带领大家一起为他鼓掌欢呼。那一刻,田浩江热泪盈眶。后来的四场演出,帕瓦罗蒂都是拉着China boy(“中国男孩”,他对田浩江的昵称)的手一起谢幕的。斯人已逝。无论如何,我们记得帕瓦罗蒂所取得的艺术成就,记得他的音容笑貌,记得他留给我们的美好难忘的歌声。

嗨,上海

(中国画)

丁筱芳



上海是全球拥有咖啡馆最多的城市,而上海只有一家“社会企业”名号的咖啡馆。

我是很偶然地邂逅LiLi Time咖啡馆的。这家咖啡馆在蒙自路的街角,我在颯颯的寒风中走了一段路,便想进去歇歇脚,喝杯咖啡。我去过不计其数的咖啡馆,但是唯有这一家给我特别安静的感觉,安静到可以听见花开的声音。事实上,这是一个很文学的形容,我想开花应该是无声无息的吧,这里真就像是无声的世界。

我边脱口罩边向服务员询问,她只是微笑地看着我,然后,抱歉地指了指自己的耳朵,并拿出一张纸,示意我写下来。我把目光转向正在调制咖啡的小伙子,这位咖啡师专心致志,他在刚刚做好的一杯咖啡里撒了几瓣玫瑰和桂花,还在高脚杯的杯口挂上一片黄柠檬,色彩明艳,更添四溢的咖香。顾客对他伸出大拇指,他以腼腆的颌首来表示感谢。这时,服务员将我的点心单子给到烘焙师,他们用手语作了一番交谈。这时,我已经明白了,他们都是听障者。是的,这家咖啡馆绝大部分的员工都是听障者,还有自闭症人士——这就是为什么它会被认证为目前唯一一家“社会企业”咖啡馆的原因了,在上海这座充满爱心的城市里,这家咖啡馆承担了扶持残障人士就业的使命和责任,用向善的商业力量,为社会赋予爱的能量。

环顾四周,我发现所有的安静都是坦然自在的,可在现实生活中,不少看上去的安静并不从容,暗流涌动,只是一种克制、掩饰而已。在这里,从一楼到二楼,从室内到室外,一盆盆的绿色植物,

一朵朵盛开的鲜花,还有聋哑人画家所画的在深海游弋的水母,仿佛都是一盏盏灯,明亮而澄澈,非但让人得以安下心来,还有被庇护被关照的温暖。每一位前来的女顾客,都会被送上一枝雏菊,浅浅淡淡,平平和平,与咖啡一般沁人心脾。即使是男

祝福咖啡

简平

顾客,当看到那些不同于别处的既有颜值、又有品位的精品创意咖啡,也会忍不住细细品尝,收拢起匆匆的过客心事。那位咖啡师小伙子,最早的时候,也是心神不安地走进这里的,他毕业于天津理工大学冀工工学院,学的是设计专业,但他的就业之路并不顺利,他已经在外面兜兜转转八个月了,处处碰壁。可这里却让他一下子感受到难得的安心,他不想走了,随后参加了咖啡师培训,他发现

这给他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快乐,他坚决要求留下,最终遂了心愿,对他而言,工作不只是一份收入,还是人生价值的体现。虽然这里是安静的,可员工们都希望能以咖啡来连接无声和有声,与所有的人们互相沟通,抱团取暖,用爱点亮生活。于是,这里便也有了声音。每周的活动都排得满满的,听障、自闭症、心智障碍的青少年汇聚而来,开音乐会、办画展、做插花,咖啡馆还会举办手语、手工体验等各种公益课程,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。其实,我要是没有边脱口罩边说话,服务员是可以通过辨识唇语与我对话的。说起来,这场疫情

也给咖啡馆的营运带来很大的困难,听障员工看不到顾客被口罩遮挡的嘴部,听不见线上外卖的提示音和外卖小哥的联系电话铃声,也做不了线上直播,他们发起自救行动,还推出了一款原创的主题为“希望之光”的便携式即冲即享型现磨的挂耳咖啡。

我离开时,去看了满墙的留言,其中一则留言让我特别感动:“如果可以,愿意做你们的耳朵。”我心里真的也是这么想的。好在咖啡馆开始了一项可持续长期进行的公益活动——为户外工作者送上一杯暖暖的咖啡,而到店的顾客都可以申请成为志愿者。在接踵而至的滚滚寒流中,第一批5000杯“祝福咖啡”正送往上海、北京、杭州、宁波、台州、济南、烟台、沈阳、洛阳等地奋战在户外的辛勤的劳动者手中。

灯味斋吟草

陈铭华

迎新
逐梦同居盛世天,
中兴社稷史无前。
时贤共绘宏图景,
免序更新报晓年。

思母
北堂重见生还,
断我肝肠泪暗滑。
寸草春晖难割爱,
床头昨夜梦慈颜。

碎叶城忆李白

李顺骅

他把诗歌装进行囊,去了东方的东方。他把浪漫酿成美酒,浇透百转千回的诗肠。

他去攀登险峻的蜀道,他去讴歌长安的月亮,他去和杨贵妃彻夜饮酒,他去泛舟浩浩荡荡的长江。

此刻,我顶着吉尔吉斯的寒风,在伊塞克湖边徘徊徜徉。

没有五花马和千金裘,只有诗行,一行诗就是一行深秋的白杨。

可以静夜思的孤寂,可以将进酒的豪放。他属于一缕清风,属于一片白云,属于中国的千古绝唱,属于屡屡陶醉的美酒,属于一片又一片陌生的客棧,属于一次又一次歌咏的月亮。



翠绿的藤蔓,黛灰色屋檐,葫芦缠绕绕,或拖在棚上,或攀援在墙头房顶,和四周的景色搭配成一片生机无限,富有烟火气息的画面。花开花谢,结籽成熟,葫芦浸润着几许仙气,惹人喜爱,引人遐思。

葫芦,是吉祥的象征,历来深受人们喜爱。人们喜爱它的形状,源于对太极八卦图腾的崇拜。民间还自创了福、禄、寿、喜四位葫芦神仙,每逢过节的时候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。人们亦喜爱它蕴含祝福的名字。葫芦谐音福禄,葫芦上的藤蔓叫蔓带,葫芦蔓带即福祿万代,是吉祥的象征。葫芦多子,寓意多子多福。它也是烙画的素材,烙画葫芦形态各异,造型优美,千百年来,作为吉祥物和观赏品深受人们喜爱和珍藏。葫芦,还是中药材,种子可止泻,引吐,治疗肺病,皮疹,利水消肿,用于重症水腫及腹水。

葫芦的种植历史,大抵是相当久远的。古代就有“敦瓜”的词语典故,指的

一个人的一生中有几个五十年?五十年经历过多少人世间的起起伏伏?然而在五十年岁月的洗礼后,至今依然安在的,不能完全说,他命大福好,应该说,是他内心强大和善于管理自己的人生。友情是无形的财富,特别在中学和大学时代的朋友是单纯而久远的;即使五十年不见,一见即相见如初,五十年前的回忆又重新鲜活起来。

在“灼见名家”论坛中场休息时,坐在后面的女士问我,你在哪一所大学教书?我犹豫了一两秒,她紧接着问,你研究哪一个范畴?我说中国文史,她又立刻追问,你认不认识何文汇?我点点头,认识的,谁人不认识他呢!她说,请你帮我找他,我们毕业超过五十年,已完全失联了!当年港大同学说我们与陆人龙是三剑客。

嘿!三剑客让人联想起风尘三侠,联想起红拂女、李靖、虬髯客,一种江湖漂泊侠义的美油然而生,我向这位女士说,我一定会帮你找到他们。但我自忖,怎么看,何文汇和陆人龙都不像是虬髯客,难道他们两位都是李靖吗?去年12月上旬香港天气不热也不冷,由何文汇做东,除了三剑客黄淑仪、陆人龙、何文汇,他还不忘请了搭桥人文灼非和我餐叙。

1966年的同班同学,屈指一算应该是57年前了!三剑客相见一如初见,话匣子一打开,少年的心就飞回来了,聊当年趣事,谈当年老师,譬如牟宗三、罗香林、陈湛铨、罗抗烈、饶宗颐等等多位名师。

席间陆人龙滔滔不绝,他的头脑像电脑一样,只要按一个键,所有的回忆都一个个出现。他说何文汇在宿舍回间挂着“不招人妒是庸才”,而他挂上“潜龙乃可飞龙”。陆人龙家住九龙,到香港大学可真是坐车又坐船,为听饶宗颐早课

就是因为战乱造成夫妻分离的辛劳与痛苦。《诗经》中“有敦瓜苦,烝在栗薪”。征战三年,终于战事结束。解甲归田的男子,在归乡的路上想象家庭庭院中的情景。这位男子娶了美丽的妻子,当初在婚礼上两人就是用葫芦瓢制作的酒具喝的交杯酒。而在男子被征

出战之后,家里的妻子苦等三年之久。因为战乱,乡野家居都是一片荒疏,就连藤蔓挂在柴堆上的葫芦,也已干枯却无人采摘……《红楼梦》中也写到过葫芦。第四回“薄命女偏逢薄命郎,葫芦僧乱判葫芦案”。

葫芦几乎无处不在,带着些许仙气与忧伤,承载了无数的历史与传说。不周山,蓬莱岛,南极仙翁,太上老君,八仙之一拐李,凡是仙家,差不多都有一个葫芦。上古神话中,就有关于葫芦

不迟到,宁可赶搭的士。当时的士起表是一元五角,自中环码头到大学要约二元五角,足以是一顿半的饭钱。

黄淑仪定居苏格兰,每回香港,逢人四处打听何文汇或托人转达何文汇,黄淑仪在找他,但每每都石沉大海,没有回音。只有这一次托付对了,成功地找到人了!她特别感念何文汇的无私,当年将自己的课堂笔记借给她看。由于黄淑仪需要一边读书一边打工赚钱,很是奔波劳碌,所以她选课是早上第一堂或下午最后一堂,教授也曾经对她说,什么时候可以安心下来留校读书?这位横跨文理商的女孩子,大二开始专心念书。

何文汇习惯晚睡晚起,有时错过8:30的早课,在一个天寒地冻的早上九点,罗抗烈已落堂,何文汇赶不及上他的早课,直接去教授房找他,见他双手插入长衫袖口,挨着火炉向何文汇说,“你就好,可以不用上课,我就不行!”

何文汇上港大一年级时,罗香林是他的系主任,罗教授讲课不眼望学生,总是闭着眼睛授课,大部分时间面对着黑板,只在要写粉笔字时才睁开双眼,因此同学们笑说,大学应该颁一个荣誉博士学位给黑板。

罗香林授课带着浓浓客家乡音,饶宗颐则是潮州乡音,虽然难懂,但听久了也就渐渐明了,饶公上课不跟课程,天马行空,讲他的治学心得,讲跨文化之间关系。

优秀的人在恶劣的环境愈优秀。那一代的学者,经历抗战,肩上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,时代的忧患感;那是在最不好的学术环境下,却成就了一代名重士林的大家。他们对中华文化传承的执着,让我们敬佩,他们的学问智慧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。

有容乃大说葫芦

刘文方

缓慢忧伤的调子在江南水乡中穿梭,从画舫到鸟篷船,葫芦丝吹不尽美人怨,离人愁,归人泪。点点滴滴融入江南柔情的水,更浸入人间至爱男女的心。

葫芦是带着几许豪放与孤独的。古道上,西风里,大漠塞外,江南水乡,天南地北,海角天涯。一人,一剑,或一枪。枪头上挑着葫芦,抑或腰间系着葫芦。诗

仙李白,快意恩仇的江湖侠客,那些孤独而不寂寞的身影,被夕阳拉长。葫芦是他们的最爱,风餐露宿,四海为家,羁旅漂泊中,唯有葫芦常伴,唯有葫芦中的老酒可以解忧。渴了,喝一口葫芦中的酒,饿了,吃一口腰间挎着的干粮。

现在,不少地方还流行把玩带着葫芦蔓的小葫芦,有的藤蔓三两根如王冠,有的独根如古人系在头顶的帽子。把蔓带上缠上红线,起装饰和保护作用。拿捏在手中,用手指揉搓旋转得又红又明,油光发亮,活动了手指,沉静了心思,娱悦了身心。忙时,把它摆在办公桌上的书本上,成为一景。葫芦嘴小肚大,在玄学上,有将好的气场收纳已有,坏的气场吸收殆尽,运化化煞之说。可我却常常以为,葫芦嘴小,暗含不说闲话,肚子大,应包容一切之意。

十日谈

新年的清供
责编:吴南瑶

柿子像灯笼,
挂在年的门楣。